

### 香港的士全球第三

韋叔賢

近日最搞笑的新聞，是根據某調查，香港的士司機的表現，竟榮登全球第三位，僅次於倫敦和紐約，而優於東京與新加坡。更搞笑的是，某電視台就此訪問了的士商會，商會對這好消息表示訝異，因為「香港好乘客常常投訴的士司機『兜路』(故意走遠路)」。表面上是實話實說，其實是批評的士乘客麻煩，盡顯的士大佬的黑色幽默。

我總結多年來坐的士的經驗，是九成香港的士司機收錢時從不說多謝。有些更自作主張，扣起兩三元小費，還擺出一副晚娘臉孔，瞪你幾眼。我想我好多是客人，為何要受這種待遇！可能是經濟不好，部分人因為失業才當上的的士司機，或者是替更，本來就一肚氣，客人又怎樣，有錢大晒，我已經把你送到目的地，為了幾塊錢說多謝，笑臉相迎，休想！

有些更不得了，只要你稍為問一下路名，他就以為你要教他走哪條路，進而推論你指控他兜路，於是開始罵人，跟的士的人大聲說話，指桑罵槐說了一個個廢話。遇上這種司機，最好是裝聾，不必理會。

其實自尊心太強的人，是不適合從事服務行業的，尤其是開的士這種必須與陌生人在狹小空間頻繁相處的行業。我在北京就坐過一輛計程車，上車時我見到有安全帶，很自然地扣在身上，卻給司機罵：「不信我嗎？不用扣！我開車很安全。不信就不要坐我車！」香港司機礙於法例要求，尚未這樣，不過司機心頭那團怒火，不知為何總是很猛烈。最經典的一次，是坐上了一部掛滿佛像佛器，還在播誦佛經錄音帶的計程車。我想，這回好了，終於遇上了一個心平氣和的司機。怎知下車時，我只是花多了一點時間去收拾好東西，在車上攔了幾秒鐘，他便惡形惡相地催趕我下車。我看他的佛經是白唸了。

香港最好的的士司機，是那種六十多歲，仔大女大，以開車為消遣的人。他們心境愉快，駕駛安全，對人和對人生，都懂說聲多謝。

### 「孤兒」旅遊記

琴台聚 黃仲鳴

在書山中翻出一部「陳年老貨」，不禁大喜。書已成舊黃色，幸而相尚好；書內眉批，字字完整。這本《孤兒》是胡菊人的《旅遊閑筆》，出版者為友聯出版社，惟缺出版日期，但由胡菊人的序中，看出應是一九六七年的作品。

這是胡菊人僅有的一部旅遊見聞之作。寫了英國、馬、柏林圍牆、狄托統治下的南斯拉夫。這些都是「歷史」了，圍牆何在？狄托何在？泰晤士河、巴黎、維也納、羅馬的風光都已大不同了。

然而，正是這部《閑筆》，記載了當年的世界大勢，和一位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作為歷史看，極具價值，不似現時的一般遊記，只記風景名勝，只寫既淺又無聊的感觸，只從地理中勾出所謂「懷古」。

在我的眉批裡，下筆最重的還是胡菊人所寫的序二：〈中國人旅行難〉。他說：

「旅行總是快樂的，但香港的中國人旅行，卻必會遭逢一項幾乎是無可避免的煩惱。假定你並非歸化英籍人士，就得拿香港『身份證明書』作為旅行證件。這就是說，在法律意義下，你是一個沒有國家的人。」

胡菊人非香港原居民。他在美國申請歐洲國家的簽證，受到各國領事諸多刁難。他手持的「身份證明書」，被他形容為「香港(孤兒)身份證明書」。他隻身一人遠遊他邦，是名副其實的「孤兒」流浪記。

另外有一事，也令他耿耿於懷和感觸萬分的。他堂堂中國人，每被異邦目之為日本人。例如他在南斯拉夫的貝爾格萊德，閒逛了三天，苦無熟人，想去哪

### 優美環境心靈感召

海閣天 蘇狄嘉

山東之旅安排遊覽東北沿海的三大城市——威海、煙台、蓬萊，是團中各人都沒有去過的旅遊點，多得史學專家李老師提供的資料和建議，我們得遊這幾個從前在歷史書中才有機會接觸到的美麗地方。

從青島往威海，需要約五小時的車程。大清早出發，抵達威海已過兩午，匆匆吃過午餐，直奔「成山頭國家風景區」。

成山頭位於膠東半島，榮成山脈的最東端，故得名「成山頭」。此處也是中國海岸的最東端，中國最早看見海上日出的地方，又稱「中國好望角」。成山頭還有座始皇廟，傳說當年秦始皇東巡東山時，在此修築秦皇行宮。後當地居民不斷擴修成為始皇廟，由道家主持，內住道士二百多人。

煙台公園是煙台的標誌和象徵，位於煙台市區北端，三面環海，景色迷人，山、海、城、港連為一體的特色和萬噸巨輪擦山而過的壯觀景象，煞是壯觀迷人。公園內景點頗多，要一遊覽，一整天也看不完。我們坐電車繞園一周，導遊沿途介紹特色建築，有狼煙墩台、燈塔、燕台、石船、慈浪亭、觀海樓和原各國領事館舊址；其中最吸引的是「冰心紀念館」。

「冰心紀念館」原是煙台山東海關稅務司官邸，位於煙台山東西領事館之間的南山坡，坐北朝南，是冰心幼年遊玩及冰心弟第工作的地方。由於父親在煙台創辦海軍學校，並舉家遷至煙台，冰心在煙台度過童年時代。從三歲到十一歲，成年後亦曾三度重訪煙台，她曾說：「我對煙台的眷戀是無限的。」

創作從來受環境和心靈感召，能夠在一個如此優美的地方度過童年美好時光，難怪冰心老人的作品感人至「真」！

裡，想參觀甚難，俱無門路，惟有逕闖一家旅行社，女職員劈頭就要他找日本代辦的辦公處；胡說是中國人，女職員即指中國大使館在何處；胡說是香港人，女職員聰明，也不問他為何不去英國大使館，因為知道他是「孤兒」，沒有國籍，英國也不「眷顧」的。在南斯拉夫漫遊的日子，他說那裡的「人無不先入為主地以為我是日本人，在街上眼睜睜地向我張望的行人，他們心中也一定以為我是日本人的。這也難怪他們，日本人以他們的國力和貿易，在世界上出盡了風頭，連羅馬的中國餐館，也大做日本人生意。」最諷刺的是，中國餐館的中國餐館，當初以為他是日本人。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美國波士頓留月餘，在麥當勞，也被美國小姐笑問：「你們日本人也愛吃漢堡包嗎？」在哈佛圖書館，也被美國小伙子問：「你來自日本何處？在哪間學院攻讀？」我索性答之曰東京大學，名叫日光太郎。這一惡作劇，開時想起，還從心底笑出來。然而這笑，卻充滿淒酸。

胡菊人這部《閑筆》，何嘗不是充滿淒酸？



與別不同的遊記。作者提供圖片

## 淪落的親情

有時候，一個人出去散步。星光下望着夜幕下一棟棟高樓，一個個燈光閃耀的窗戶，卻感覺着城市的孤獨。

總想，那一個個看似溫馨的窗口，不知裡面是親情依舊還是親人已形同陌路？這絕不是個無事生非的傻問題。從小到大，一直以家人才是最可靠而溫暖的港灣，親人之間的血肉之情牢不可破，可在物質極大豐富的今天，卻感到了傳統家庭的幻滅。人們有了錢了，還想更有錢，有名了，還想要更有名，更漂亮了，還想青春不老，有房子了，還想要更多的房子。為了過得更好，就有了太多親人之間的背叛。

**脆弱的老人**

有天晚上出門散步，夜幕中遇見一位蹣跚獨行的老人，他虛弱地向我問路。老人就住在附近一個豪華小區裡，可他卻正往相反方向走，我趕緊告訴他回家的路。看他在昏暗中艱難地邁着步子，我不放心又追過去，一直把他送到他家小區門前。老人說自己80多歲了，是出門買藥才迷了路。我說，你應該讓兒女為你買藥呀，大黑天自己出門多不安全！他說，他的女兒每天晚上9點以後才能回家。原來，又是一個住着大房子的留守老人。他不愁吃喝，可如同被遺棄的大件垃圾，終日與自己為伴。有兒女相伴的也不見得更幸福。到有的人家串門，常見全家熱鬧地聊天，老人默默坐一邊，因為老人眼花耳聾，沒人願意陪着他或她聊天。不得已與老人說話也是態度粗暴而冷淡，全然沒有對前輩的尊敬。老到失去照顧全家的作用後，寂寞便如沉沉黑夜把老人包圍。出於要臉面，老人都不願意對外人說自己在家的境遇。

最近專家說中國房價要大降，一位定居國外的街坊急忙跑回北京來賣房。那房是他父母福利分房時分的，提前過戶給了他，現在這房能賣100多萬元。街坊急着賣房把錢帶出國做生意，可他年過80的母親還住在裡邊，老人雖然有病生活還能自理。我說，賣了房你母親怎麼辦？他說，要把母親送去福利院，反正母親也活不了幾年了。我說，現在活到90歲100歲的老人也不新鮮，如果你母親能再活十幾年呢，連家都沒了？他堅定地說，我母親肯定活不了那麼長！我不寒而慄，如果對金錢的貪婪能讓人期望縮短母親的壽命，人世之間還有甚麼真情？

可惜這樣的冷漠絕非個別。有位朋友說了個讓人心酸的故事：為人父母者，老了一定要把房產與存摺牢牢掌握在手裡，不然下場會很慘！這個經驗是在很多不幸事故中產生的。一位朋友說起她小學老師的遭遇。那位老師喪偶後就把房子以及存款平分給7個兒女，她輪流住在幾個孩子家。本以為這樣就可以輕鬆養老了，沒想到是幾個兒女都不願意要她，結果她的晚年過得很悲慘。

**中年家庭危機**

中年人未必嘗到更多家庭親情。見過很多夫妻同居一個屋頂下，感情卻形同路人。有位女士早年乘老公不在，把家裡的錢全轉到自己的賬戶上，以防止婚變自己吃虧，此後的幾十年夫妻關係可想而知。這位女士最希望的，就是多些老公不在家的輕鬆日子。還有對夫妻雖然各自都有成功的事業且都收入不菲，在家卻三句話沒說完就爭吵不休，都是非要壓對方一頭。進出同一個門兒，屋裡卻各有各



孤獨的老人。網上圖片

的保險櫃。北京人愛說的一句話是，甚麼感情不感情，就是搭幫過日子！

見過很多婚姻已進了墳墓還在將就的夫妻，不是還有甚麼感情，而是怕為離婚鬧得身心疲憊，怕臉面不好看，怕再婚難。北京婚嫁市場上到處是陷阱，誰知道年輕姑娘不是衝着你的錢來的呢！據有大學說，班裡很多同學的理想都是找一個富人，無論有多老！有對中年夫妻離了婚因沒房還住一個單位，都想讓對方搬走卻都沒有錢再買房。如此痛苦不堪的日子，讓女方得了一身病。

**寡情兒女**

很多人為兒女付出一切，期望有個後代孝順的晚年。可對不少北京人來說，這個期望可能會落空。被當成小皇帝養大的80後，也被稱為最冷漠的一代。有對夫妻當年花巨資送兒女去法國讀書，兒子在法國卻常常莫名「失蹤」，只在需要錢的時候才「浮出水面」。兒子留學歸來找不到穩定工作就繼續在家啃老，結婚生子都靠着父母，還要求父母提前把房產過在他的名下。還有對夫妻供兒子去加拿大讀書，從高中直到研究生畢業，花淨了他們辦小公司的半生積蓄。兒子學成回國後找不到工作天天閒

## 命運之篇

杜亦道 阿杜

上文說至啞大一時因同情宿舍同學口糧不夠，每日由二沙頭碼頭偷來一盅飯，回去給他煮粥分吃，後來被團委寫大字報批鬥我「盜竊國家糧食」，要不是適逢廣東足球隊急召武昌(中港體院)集訓，可能就逃往西(牛棚)勞改，下半生也不知何寫下。那次集體半年歸來，大躍進失敗，反右整風已改，文革即將開始，阿杜升上師大二年級。

此一年全年籌措申請到香港，因入大學時「家長」填寫了嫁到香港之姊姊名字，終於讀大三時獲批准發給通行證到港。到港後先入船廠做印花再去航海十年，最後三年「跳船」上紐約做黑市勞工，在唐人街教打拳(那時認識詠春高手張耀)。

一九七一年回港，一九七二年開始做記者改行寫作，迄今半個世紀。如此回溯一生步步命隨風轉，每到生命轉折一關，就不計後果全力大步跨進，一個個幼失父母之小子如此孤身上

路，打滾長大成家到老，不是命運不靠風水步步靠自我立定，緊記不驕、不賭、不酒、不煙，待人以誠、待友以義，努力工作，不貪便宜，便安然走到風燭殘年階段。

如今夜深人靜時，回首平生，不為大半生碌碌無為而慚愧過，不為曾對某人某友虧欠過而內疚過，只在江湖路上留下過幾段沒有結果的情緣而深刻難忘，有些則如浮萍水上一會合即漂散，根本沒有好好開始，午夜夢迴，一個個紅顏知己掠過夢影，夢醒只餘一聲聲喟嘆。

也很奇妙，生於大半世紀各階段遇到的一個個紅顏知己，分散後一個個都未曾重遇過，包括廣州、上海、日本、星馬、美加一處處邂逅情癡者，真的半個都未有再見過。發覺這遠近親友如幻，浮光泡影，真的命運似在責備你：「這是冥冥中告訴你，人生走走停停的路也就算了，你的如此狗屁生命，還有甚麼可以留戀的呢？」

## 時也，運也

俗語有謂「十五的月亮十六圓」。其實亦有警世語：「月到最圓時正是缺的開始。」月有陰晴圓缺，其實人的際遇何嘗不是也有高低起伏的嗎？人又豈會一世夠運，由頭發到尾，花也無百日香的呀。反之也不難，一世衰到走紅，也要講運程和氣，正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就以「歌曲」來說，歌可因歌星而紅，歌星亦可因歌而紅的呀。紅遍全球華人世界的鄧麗君雖逝世多年，但她的經典歌曲仍然唱遍世界熱潮未退。「月亮代表我的心」這首膾炙人口的歌曲，正是不分年齡的情侶互訴愛慕的情歌。然而，究竟鄧麗君因歌而紅呢，還是那些經典歌曲因她唱紅了呢？兩者皆是。關鍵可稱之「人和歌」走運也無錯。

今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紅歌嘹亮。全國人民都在熱情參與「我愛我唱」、「唱響中國」，大唱革命紅歌。連香港人也很快悉甚至能哼上一兩句的紅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而激情的紅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黃河船夫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黃河船夫曲》以及《走向復興》和《劉胡蘭》、《香港回歸祖國十四年》、《內地不但經濟關係愈趨密切，文化藝術亦愈來愈融合了。所以內地革命歌曲在香港也常聽到，港人也喜歡聽和唱。四、五十年代的革命老歌今年唱紅神州大地之餘，連歐洲維也納也唱到。人聲鼎沸的青年女高音歌唱家鄭穎芬在香港日漸走紅，七月廿一日她成為首個香港歌星在維也納金色大廳獨唱《上海灘》、《月亮代表我的心》、《一采小花》、《香格里拉》等名曲贏得掌聲雷動，料不到金色大廳內響起——劉陽河響了幾響，出了個毛主席領導人民得解放……這首歌頌中共的革命經典紅歌竟揚揚威也，所起之社會效應、國際公關作用之大，不由地讓我想起中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所指導的精神——文藝為革命政治服務。

愛國愛港的香港中華總商會舉辦紀念辛亥革命百年和中總一百一十周年文藝匯演，將於九月三日演藝廳，有中總晚上十時分播出，眾名歌星演唱外，有中總青年合唱《走向復興》，鄭穎芬將與青年學生齊唱《國家》和《愛我中華》，九龍婦女聯會舞蹈組伴舞，載歌載舞並作壓軸演出。鄭穎芬走紅，時也運也！

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近日出版了《陶然作品評論集》，據知稍後還會陸續出版《也斯作品評論集》等書，同為「香港文學研究叢書」，二〇〇九年至今已出版了多種，包括司馬長、徐許、侶倫、黃慶雲等作家的作品評論集。

作為香港文學研究資料的整理，過去已有不少小說選集，而作品評論的選集則較少，這套叢書確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對於研習香港文學課程的學生來說，也會有很大幫助。

香港文學史科很需要作長期有系統的整理，除此以外，如能根據既有的研究和整理成果再作進一步的研討，則更為理想。目前除了史料整理以外，其實香港文學的討論也很不足，即使是新作品和新書，許多出版之後都缺乏討論，例如書評，以至具分析性的評論，都很缺少。

我相信香港文學的讀者是很多的，其中有的可能不太了解香港文學的歷史，也不太曉得去選擇，因此很需要評介，而書評正具一點引導的作用。

此外，為揭示文學的價值，以至砥礪創作和提高水平，具分析性的評論對於作者來說也很重要，何況文學的視野本就不限於中國、香港或台灣，香港文學實有必要與內地和台灣的文學作品一併研究，而從研究的角度，不同地區和不同作家的作品都是平等的，評論的標準始終是文學內部的藝術水平問題，諸如技巧、語言、思想和視野等，香港文學也許未必一定要強調是「香港」的文學，但站在創作者的角度，始終也需要有一個立足或自我定位之所在，具一個關懷外間的出發點，文字才有血肉；因此，香港文學的本土性研究也不容忽視。

期待像「香港文學研究叢書」這樣的叢書，有機會繼續出版，讓資料重現讀者眼前，也激發進一步的討論。

## 香港文學的討論

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近日出版了《陶然作品評論集》，據知稍後還會陸續出版《也斯作品評論集》等書，同為「香港文學研究叢書」，二〇〇九年至今已出版了多種，包括司馬長、徐許、侶倫、黃慶雲等作家的作品評論集。

作為香港文學研究資料的整理，過去已有不少小說選集，而作品評論的選集則較少，這套叢書確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對於研習香港文學課程的學生來說，也會有很大幫助。

香港文學史科很需要作長期有系統的整理，除此以外，如能根據既有的研究和整理成果再作進一步的研討，則更為理想。目前除了史料整理以外，其實香港文學的討論也很不足，即使是新作品和新書，許多出版之後都缺乏討論，例如書評，以至具分析性的評論，都很缺少。

我相信香港文學的讀者是很多的，其中有的可能不太了解香港文學的歷史，也不太曉得去選擇，因此很需要評介，而書評正具一點引導的作用。

此外，為揭示文學的價值，以至砥礪創作和提高水平，具分析性的評論對於作者來說也很重要，何況文學的視野本就不限於中國、香港或台灣，香港文學實有必要與內地和台灣的文學作品一併研究，而從研究的角度，不同地區和不同作家的作品都是平等的，評論的標準始終是文學內部的藝術水平問題，諸如技巧、語言、思想和視野等，香港文學也許未必一定要強調是「香港」的文學，但站在創作者的角度，始終也需要有一個立足或自我定位之所在，具一個關懷外間的出發點，文字才有血肉；因此，香港文學的本土性研究也不容忽視。

期待像「香港文學研究叢書」這樣的叢書，有機會繼續出版，讓資料重現讀者眼前，也激發進一步的討論。

## 詩幻留形

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近日出版了《陶然作品評論集》，據知稍後還會陸續出版《也斯作品評論集》等書，同為「香港文學研究叢書」，二〇〇九年至今已出版了多種，包括司馬長、徐許、侶倫、黃慶雲等作家的作品評論集。

作為香港文學研究資料的整理，過去已有不少小說選集，而作品評論的選集則較少，這套叢書確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對於研習香港文學課程的學生來說，也會有很大幫助。

香港文學史科很需要作長期有系統的整理，除此以外，如能根據既有的研究和整理成果再作進一步的研討，則更為理想。目前除了史料整理以外，其實香港文學的討論也很不足，即使是新作品和新書，許多出版之後都缺乏討論，例如書評，以至具分析性的評論，都很缺少。

我相信香港文學的讀者是很多的，其中有的可能不太了解香港文學的歷史，也不太曉得去選擇，因此很需要評介，而書評正具一點引導的作用。

此外，為揭示文學的價值，以至砥礪創作和提高水平，具分析性的評論對於作者來說也很重要，何況文學的視野本就不限於中國、香港或台灣，香港文學實有必要與內地和台灣的文學作品一併研究，而從研究的角度，不同地區和不同作家的作品都是平等的，評論的標準始終是文學內部的藝術水平問題，諸如技巧、語言、思想和視野等，香港文學也許未必一定要強調是「香港」的文學，但站在創作者的角度，始終也需要有一個立足或自我定位之所在，具一個關懷外間的出發點，文字才有血肉；因此，香港文學的本土性研究也不容忽視。

期待像「香港文學研究叢書」這樣的叢書，有機會繼續出版，讓資料重現讀者眼前，也激發進一步的討論。

## 詩幻留形

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近日出版了《陶然作品評論集》，據知稍後還會陸續出版《也斯作品評論集》等書，同為「香港文學研究叢書」，二〇〇九年至今已出版了多種，包括司馬長、徐許、侶倫、黃慶雲等作家的作品評論集。

作為香港文學研究資料的整理，過去已有不少小說選集，而作品評論的選集則較少，這套叢書確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對於研習香港文學課程的學生來說，也會有很大幫助。

香港文學史科很需要作長期有系統的整理，除此以外，如能根據既有的研究和整理成果再作進一步的研討，則更為理想。目前除了史料整理以外，其實香港文學的討論也很不足，即使是新作品和新書，許多出版之後都缺乏討論，例如書評，以至具分析性的評論，都很缺少。

我相信香港文學的讀者是很多的，其中有的可能不太了解香港文學的歷史，也不太曉得去選擇，因此很需要評介，而書評正具一點引導的作用。

此外，為揭示文學的價值，以至砥礪創作和提高水平，具分析性的評論對於作者來說也很重要，何況文學的視野本就不限於中國、香港或台灣，香港文學實有必要與內地和台灣的文學作品一併研究，而從研究的角度，不同地區和不同作家的作品都是平等的，評論的標準始終是文學內部的藝術水平問題，諸如技巧、語言、思想和視野等，香港文學也許未必一定要強調是「香港」的文學，但站在創作者的角度，始終也需要有一個立足或自我定位之所在，具一個關懷外間的出發點，文字才有血肉；因此，香港文學的本土性研究也不容忽視。

期待像「香港文學研究叢書」這樣的叢書，有機會繼續出版，讓資料重現讀者眼前，也激發進一步的討論。

## 詩幻留形

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近日出版了《陶然作品評論集》，據知稍後還會陸續出版《也斯作品評論集》等書，同為「香港文學研究叢書」，二〇〇九年至今已出版了多種，包括司馬長、徐許、侶倫、黃慶雲等作家的作品評論集。

作為香港文學研究資料的整理，過去已有不少小說選集，而作品評論的選集則較少，這套叢書確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對於研習香港文學課程的學生來說，也會有很大幫助。

香港文學史科很需要作長期有系統的整理，除此以外，如能根據既有的研究和整理成果再作進一步的研討，則更為理想。目前除了史料整理以外，其實香港文學的討論也很不足，即使是新作品和新書，許多出版之後都缺乏討論，例如書評，以至具分析性的評論，都很缺少。

我相信香港文學的讀者是很多的，其中有的可能不太了解香港文學的歷史，也不太曉得去選擇，因此很需要評介，而書評正具一點引導的作用。

此外，為揭示文學的價值，以至砥礪創作和提高水平，具分析性的評論對於作者來說也很重要，何況文學的視野本就不限於中國、香港或台灣，香港文學實有必要與內地和台灣的文學作品一併研究，而從研究的角度，不同地區和不同作家的作品都是平等的，評論的標準始終是文學內部的藝術水平問題，諸如技巧、語言、思想和視野等，香港文學也許未必一定要強調是「香港」的文學，但站在創作者的角度，始終也需要有一個立足或自我定位之所在，具一個關懷外間的出發點，文字才有血肉；因此，香港文學的本土性研究也不容忽視。

期待像「香港文學研究叢書」這樣的叢書，有機會繼續出版，讓資料重現讀者眼前，也激發進一步的討論。